

ZHUI YUE • HUACHENG CHUBANSHE

追月

余松岩

追月 • 花城出版社

追 月

追 月

余松岩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经 济 科 学 发 行

湛 江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插页 160,000字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35,800册

书号 10261·412 定价 0.82元

目 录

□序·····	1
□流不出的眼泪·····	6
□重新升起的火焰·····	33
□心中的天平·····	51
□接官记·····	62
□人之初·····	80
□秋野之恋·····	95
□日久见人心·····	109
□三兄妹·····	123
□追月·····	148
□人之将死·····	168
□啊！花圈·····	189
□早开的红棉·····	210
□夜闯九曲沙·····	226
□孙文上书·····	247

秦 牧

序

解放三十多年来，我们文学工作者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增长。许多扎根基层的文学青年，经过长期的锻炼，广泛的涉猎，辛勤的探求，刻苦的写作，不少成长为新一代的作家了。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学丛书，执笔者包括住在广东的许多中、青年作家，余松岩同志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。我认为他这本短篇小说集，是具有相当水平的，其中有若干篇，堪称优秀之作。

每个省区，都有一百多或者几十个县、市。这些县、市，都各有各的文学作者。不同的是，有些地方，拥有它的代表性作者，为全省，以至全国所熟知；

有些地方，代表性的作者还没有形成，或者虽在形成之中，外地却还不怎样知道。广东一百多个县、市，拥有读者熟知的代表性作者的，照我看来，是少数而不是多数。这说明文学工作，各地发展是很不平衡的。不少县市，在这方面还应该急起直追。余松岩，可以说是人们熟知的中山县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了。解放初期，他从江西省随军南下工作，到中山县来，一住就是几十年。经过这段漫长岁月的锻炼，这位“江西老表”已经变成一个“广东通”，或者缩小一点来说，变成一个“中山通”或者“沙田通”了，不知道底细的读者，浏览他的作品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外省人写的。因为他对于珠江三角洲的风物，对于广州方言，早已经掌握“个中三昧”了。唯其如此，他对于水乡画面，沙田风光，以及活动于其间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刻画描绘，才能够达到那么生动的地步。他的《接官记》、《追月》等短篇，在广东发表后，引起许多人的注意，被一些选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北方杂志所采用，这决不是偶然的。

生活是文学素材的源泉。对一个地方，一种现象，一群人物，深入探索下去，都必定能够不断有所发现。只要有恒心，有毅力，锲而不舍地观察、体验、研究、分析，就能够抓住特征，掌握幽微。加上一定的文学手段，就能够写出引人入胜，独具一格的作品来。余松岩在中山县“泡”了三十年，写出这么一批作品，可以说也是这么一个道理的佐证。

这本包括十几个短篇，十多万字的短篇小说集，我泛读了一遍，觉得很有特色，约略地说，就是它的生活气息相当

浓厚。从它的基本部分来说，可以说它描绘的都是珠江三角洲的人物和风光。我们读着读着，一幅辽阔平坦，茫无际涯的大沙田就展现在面前了，这片土地河汉错综，到处都是桨声橹影，鱼塘象镜子一样处处闪光，河涌象绸带一样四方缭绕。基围上一簇簇，一丛丛，尽是荔枝、龙眼、芭蕉、番石榴之类的果树。而那河沙冲积而成的大沙田，又是这样的无遮无拦，直伸天际。这些小说里面，养鱼捕鱼，网禾花雀，捉禾虫之类的故事，又穿插得这样之多，这就使得它有了斑斓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了。试看这么两小段：

“两岸，浓荫为蔽，近年新植业已长大的芭蕉，一株挨着一株，乳白色的秆茎亭亭玉立，翡翠般的宽叶轻摇慢晃，别看它们样子都差不多，懂得的人一眼就能分出里面有正气滑肠的大蕉，清甜细腻的梅花点香蕉，吃后两颊留香的沙香蕉，又嫩又滑的奶油蕉……大部分均已结果，一串串蕉果如璎珞般地倒垂着……”

“……舍舟登岸，爬上荒草萋萋的‘山’顶，放眼四望，如锦似绣的大沙田，展现在眼前，橙黄的稻禾，翠绿的甘蔗，银灰的鱼塘，淡蓝的河涌，青黛的果林……而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。”

类似这样的两小段描写，看似简单，实际上，它却并非信手拈来，而是从比较深厚的生活体验中提炼而成的。

这个集子中的各个短篇，有的写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故事，有的是历史小品，而绝大多数，却是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情。它表现了多种多样的人

物，而不是简单的脸谱。写干部，有多种多样的干部；写农民，有各种类型的农民，这就给人一种比较丰满的印象了。

这十几个短篇，象是速写一样，情节贫乏的很少很少。它们大抵有较丰富的情节。某些故事，写了几十年间某些人物的变化，甚至是写了几代人的事情。把在长时间中发生的故事浓缩起来，使它凝练精粹，这样，情节性自然也就出现了。在这方面，余松岩是向传统小说学习到一些长处的。

这些短篇的主题，大抵是正义和罪恶的交战，或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，而总是显示着光明压倒了黑暗。由于从多方面的事物来提炼主题，所以主题也比较丰富。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，作者注意批判那种冒充真理的假理，涂上了保护色彩的“巧伪人”，隐藏了的个人主义，并倾其情愫讴歌了真正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。我们从这些方面，可以看到作者在提高作品思想性方面所做的努力。这是可喜的现象。因为读者对一篇篇作品，虽然在生活，技巧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，但是归根到底，作品总得有较高的思想水平，才足以真正叩动人们的心扉。帮助读者一步步正确认识生活，应该是优秀作品的重要功能。

总的来说，这个集子中的不少短篇，在生活色彩丰富，塑造了人物群象，故事性较强，立意命题等方面，都颇有特色。我以为最好的几篇，就是《追月》《接官记》《秋野之恋》《心中的天平》《夜闯九曲沙》等等。

无论是哪一个作家，总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。就我所看到的作品而论，我以为本书作者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有待

于继续攻坚，不断克服。这十几个短篇，它们的水平并不怎样一致。例如《日久见人心》，比较上面几篇，差距就颇大。我以为：这是由于构思时间比较短促，下笔也稍为匆忙所致。另外有一些，由于追求情节的曲折，个别地方颇存在牵强之处，例如《啊，花圈》，写一个老干部病危，需要申领一笔补助费买人参服用，却被一些“巧伪人”卡住，以致病情恶化。当他休克的时候，人们误报死讯，四面八方，却汇来了两千多元花圈费和恤金，护理人终于用这笔钱购买贵重药品把病人治好了。这个情节，就是过度“漫画化”，令人难以置信的。还有，虽然作者本来颇能写出优美文字，例如《秋野之恋》，就简直有散文诗的韵味。但是，也有若干篇章的某些段落，文笔“干”了一些。我以为这些，都有待作者精益求精，使自己的文笔进一步圆熟起来。

但是，就整个来说，我以为这本短篇小说集，仍然很有水平，可读性很强。余松岩是一位勇于进取，近年又有了新的成就的中年作家。我只是期待着他攀上一个新的高度罢了。

有人这样说：“到广不到潮，冤枉跑一遭。”或者“到广不到海，冤枉跑一遭。”那意思是说，到广东如不去潮州、海南，就虚此一行了。但我以为：珠江三角洲也许更是广东最有特色的地方。这本生动描绘南国水乡人物、风光的作品，我想，是值得介绍给本省和外地的读者的。因为，它强烈的地方色彩，很有魅力。

1982. 6. 广州

流不出的眼泪

一

布瑞芬刚吃完晚饭，有人叫她听长途电话，过去拿起听筒，就听出对方是武钦荣，心想：这个人真重感情，可也不该把电话追到这里来呀，若辛正一知道……说多巧，有多巧，恰在这时，辛正一肩挂草帽，卷起半截裤腿，从大门进来了。她顿然面红耳热，感到手上握着的不是电话听筒，而是一条毒蛇，武钦荣说了些什么，一句也听不清楚了，干脆把电话嘎地压断。

“小瑞，”辛正一脸带笑说，“明

天早晨我们去田上走走，好吗？”

布瑞芬听到这话，象服了一剂兴奋药，全身血液都沸腾起来。他俩原是情投意合的夫妻，十年前阴霾满天的时候离了婚，虽然时日漫长，却也一个没娶，一个没嫁，这就有了复婚的先决条件。布瑞芬向县委书记老罗表示了这个愿望，请求撮合成全，老罗认为，要破镜重圆，还得靠他们自己的感情才能粘合。于是他以抓农田基本建设为名，把她这个农业局副局长，派到辛正一当书记的上堂公社来蹲点。

半个多月来，辛正一对布瑞芬总是以礼相待，称呼必是“布同志！”可是这次却用了结婚前的爱称：“小瑞！”这使她脑子里升起了一系列问号：为什么这时候叫自己小瑞？叫我明早去田上干什么？发脾气，算老账？重叙旧情，复婚团聚？……

楼下办公室的钟声连敲五响，把朦胧中的布瑞芬惊醒，翻身起床，习惯地走到窗前呼吸几口新鲜空气。只见蓝天如洗，习习南风使无垠大沙田笼罩在轻纱般的薄雾中，带着泥土味的雾气从窗口飘进来。忽然，不远处出现一个人影，魁梧的身躯，沉实的脚步，象磁铁似的把她吸引住了。“是正一，还是一早就上田的老脾气啊！”她想着，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无言地告诉他：我等着你呢！随即点燃煤油炉，因为辛正一好的是一杯早茶。她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原封茶叶，一个身躯颀长、白净脸膛的中年干部，在她眼前浮现出来，她口对心说：“我把武钦荣送的茶叶，作与他愿望截然相反的用途，若他知道……”走廊上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，打断了

她的遐想，驱走了眼前的幻影；这声音也象无形的小槌，叩击着她充满期望的心扉，连忙过去把房门打开。

“你早！”辛正一走到门口，见她蓬松的头发未梳，“你忙吧，我在楼下等你！”

布瑞芬斜乜了他一眼，拿起鸡毛扫在椅上掸两下说：“这椅上没刺！”说着，水已开了，丢下鸡毛扫，把茶叶倾进茶壶，注入开水，隔着腾腾蒸汽，见辛正一端坐椅上，便把茶具端到他身边的茶几上说：“出口滇红，你试试！”同时投过一瞥幽怨的眼光，那意思是，“你还不领情呢！”

辛正一斜睨着对镜梳妆的布瑞芬，十几年前的瓜子脸成了椭圆形，原来略尖的下巴也浑圆了，长长睫毛下俊俏的细眼，一顾一盼比当年还要多姿传情。虽然三十六岁了，体态仍保持少妇的风韵。他暗想：“传说地区武钦荣副局长狂热追求她，可她却对我……凭这点情意，还有丽文那孩子，别的也可以遮带过去了。”想到这里，斟两杯茶，把一杯放在镜旁，笑着说：“我借花献佛！”布瑞芬颌首一笑，算作答礼。辛正一退回座位上，刚端起杯，叮的一响，一枚发夹掉在茶几上，却见布瑞芬低头在脚下寻找，便捡起发夹送过去。

布瑞芬脉脉含情地望着他，颤声说：“帮我夹一夹，象那次我烫伤了手不能梳头那样！”

突然袭击，并没有使辛正一手足失措，但不知怎的，双手剧烈抖动，怎么也夹不上。布瑞芬抬起头，双手突然搭住他的肩，凝视着他那明亮如朗星的双眼，“正一，你不怨

我、恨我吧？我是一心为你，也许事与愿违，你就不能体谅我吗！”说着，泪水已是满了眼眶。

情绵绵，意切切，辛正一感动了：“小瑞，我们互相体谅吧！”

多年希望听到的话，终于听到了，她幸福地伏在辛正一肩上啜泣起来。不一会，楼下有人叫道：“辛书记！”布瑞芬听声音很是熟悉，紧跟辛正一出房，倚栏看去，原来是谷兆丰。

布瑞芬文革前在上堂任副社长时便认识谷兆丰，对这泼辣伶俐的姑娘颇有好感，谷兆丰原生长在城市，在农业中学读书时，不顾父母的激烈反对，与一男青年相好，谁知那人在物资奇缺的日子里，外逃香港。在这沉重打击下，她回老家务农，社员见她劳动好，有技术，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，选了她当生产队长。这使布瑞芬对她深表同情，两人来往密切，姐妹相称。近来布瑞芬听说，自己离婚后，都是谷兆丰给辛正一缝补浆洗，煲汤煎药，风传快要结婚了。假如此事属实，自己复婚，她岂不是在爱情上要遭受再一次打击？但事已至此，也顾不了许多，眼珠一转，对着楼下叫道：“小谷，上来坐一会吧！”她那半边身子倚着辛正一的姿势却告诉对方：“我们和好啦，就要复婚了，你另找别人吧！”

谷兆丰上来了，比以前瘦一些，更显娉婷苗条，步履轻盈。明目流慧，双靥含笑，一如昔日，只是眼角、嘴角有了几条鱼尾纹，说明她已年届中龄了。

“布局长！”谷兆丰热情地伸出手说，“几天前就听说

你来了，我又穷忙，没来看你！”

布瑞芬故作不高兴地说：“什么局长局短的，忘了叫我姐姐啦？哈！”两人笑了一阵，谷兆丰又问：“姐姐，你的丽文女呢？”布瑞芬说：“她后天来，到时老辛和我带她去看你这个阿姨！”

谷兆丰额角的筋突地一跳，眼睛闪出痛苦的光芒，虽只短暂的一瞬，布瑞芬敏锐地捕捉住了。

“欢迎你们去！”谷兆丰停了停，爽朗地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在茶几上，“辛书记，为了方便公社党委讨论，我画了一张图，你看看！”布瑞芬凑过身子看去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纸上写的是：上堂二队改河为塘示意图。

原来，沙田地区长期挖排灌河底的泥作肥，以至河深岸陡，在波侵浪蚀下，两岸倒塌，塌下的泥又挖起作肥，因而河道日益加宽，有的竟达二十多米。上堂公社从土改以来，就这样损失了七千多亩地。社员们要求把过宽的河间成一个个鱼塘，这样，两岸要筑小堤，还得开一条小排灌河，这都要占用禾田，那就关系重大。尽管这类地区的社员要求强烈，当领导的却谁也不敢点头。

“哦，他叫我今早去田上走走，为的是谈这个！他又来冒风险了，难道我们吃的苦还少吗？”布瑞芬沉痛地思索着。

那是一九六一年初夏，一场罕见的龙舟水过后，调到上堂公社工作不久的布瑞芬，与公社书记辛正一下队检查排涝抗灾情况。来到上堂大队第二生产队地段，忽然，不远处传

来孩子“哇”的惊呼哭喊声，接着又有一个女子怒喝道：

“你捡起来！”由于隔着一丛芭蕉，闻声而不见人，辛正一双眉一耸，加快了脚步，布瑞芬紧跟过去，绕过蕉丛，就见副社长叶启思，剔眉竖目，盯着站在他面前一位年约十八岁的姑娘。那姑娘圆脸上象在喷火，一对酒窝却更深了，杏眼似睁非睁，英气逼人，手指田里说：“不违国法，不犯社规，凭什么踢掉人家的？你捡起来！”

渍水近尺深的田里，一个鱼篓半沉半浮地荡漾着，几条死了的手指般大的杂鱼，浮在水面上。在他俩三尺开外处，站着个四十多岁又高又瘦的汉子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一手牵着他的衣襟，一手挽着装满野菜的竹篮。辛正一见这情景，什么都明白了，一声不吭地下到田中，捡起死鱼和鱼篓，交到女孩小手上，逗趣地说：“阿喜，跟爸回家吧，吃鱼的时候，可别给鱼骨卡着。”

阿喜破涕而笑，低头望着脚尖。

辛正一平淡而朴素的举动，使布瑞芬很是感动，她早就听说辛正一有能耐、有魄力，二十二岁当区长，二十四岁就是县委常委，看来名不虚传。

这时，那汉子把鱼篓、菜篮往叶启思面前一放说：“叶社长，我何万金捞鱼、采野菜，是用来填肚皮，不是卖黑市！这三十亩田的渍水，不是我不愿意排干，而是排不出去。”

叶启思鼻子一哼说：“你何万金身为生产队副队长，不去带领社员与天灾作斗争，而是想方设法弄钱，把这三十亩

地变成鱼塘！”

那姑娘把胸前的辫子向背后一甩说：“生产队长是我谷兆丰，养鱼的主意是我出的，现在节近小满，强行把秧插下去，不仅浪费谷种，还会误了下造。利用这点时间，在不能插秧的田里养非洲鲫，总比只吃野菜强。若这样做不对，要批要斗拉我去，别给万金叔为难。”

辛正一坚决支持谷兆丰的做法。果然，在渍水的三十亩稻田里，下造插秧前收获了四千余斤非洲鲫，卖了五千多元钱，这对周围社员的吸引力，无异于钢针遇着强磁石。就在这一年，布瑞芬也由于爱慕辛正一的魄力而和他相爱结合了。第二年，本社及邻近县、社的许多生产队，受到了启发，把部分禾田上下造的谷种和插秧时间巧妙安排，中间空出两个多月来养非洲鲫，第三年养这种鱼的生产队又继续增加，用四清运动时亲自坐镇这里搞试点的洪副专员的话来说：“非洲鲫象瘟疫般传染开了！”到了“横扫一切”的日子，辛正一自然在“扫”之列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引经据典的批判，证明辛正一是如假包换的走资派。但他却拒不认错，迅雷狂飙般的斗争，五尺高帽，五十斤黑牌，也压不低他的头。这无情的现实，倒使布瑞芬触及了灵魂，起而大义灭亲了。

布瑞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，只是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反右斗争。用反右运动的经验，对照辛正一的顽固态度，就使她不寒而栗——自己本是个小当权派，又是养非洲鲫的积极参与者，若不“站出来”，必然夫妻同归于尽，

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与辛正一在政治上、思想上划清界线，这不但可以救自己，也许还能使他幡然悔悟，低头认错，不至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。当她在大会上面对面揭发批判丈夫之后的当晚，收到了辛正一写的、要她共同署名的离婚申请书……

当年养非洲鲫，对稻田没有任何损害，尚且结下了这个至今吞不进吐不出的恶果。现在改河为塘，直接占用禾田，下一次运动又会如何呢？她不敢想下去。此事偏偏不迟不早，在这能否复婚的微妙时刻提出来，自己又该怎么表态呢？布瑞芬斟一杯茶连喝几口，平静一下恐惧的心情，见辛正一和谷兆丰头对头地细看那张示意图，又是讲又是笑，那亲密劲使她心里酸溜溜的，咬咬牙问道：“小谷，这图上一横一直两条河，改成多少亩鱼塘，要占用多少亩稻田呢？”

“改成二十亩鱼塘，占用六亩稻田。这六亩中五亩筑堤种旱作，一亩挖小排灌河！”

辛正一说：“小瑞，龙王爷霸去我们这么多土地，我们勒令它纳租。你看这样改行吗？”

布瑞芬坚决支持地说：“行，就那么几亩地嘛，天塌不下来！”

“不，搞这点有什么意思。”辛正一说，“这只是一个生产队第一期规划，我准备今冬明春全社改河为塘一千多亩，三年五千亩，那就要占一千多亩禾田！”

布瑞芬全身一震，手上的茶杯差点掉下地。